



80730

談浙卷三

談咸豐六年春衢防告警三月廿八日甯國失守及七年徽防事略

善化許瑤光雪門纂輯

咸豐五年冬江西袁瑞失守六年春吉安失守撫建同日陷浙江衢防告警先是饒廷選已率福建兵駐常山糧道周起濱蓉舫貴州人與浙撫何桂清姻亞也授廣東臬司而道阻難前因奏畱辦常山防以游擊楊國正彪勇歸之札營

談浙卷三

一

常山城西之五里亭已而撫州之賊竄至進賢弋陽乃增調衢鎮富勒興阿守常周起濱飛書告警乃乞援金陵兵未至而弋陽信愈警議者謂常山城如釜底不可守遠宜禦之於廣信近宜出守玉山最近亦宜扼之屏風關饒曰予奉天子命防浙無出浙守江之理富曰予衢鎮也不能越衢境彪勇止六百人亦不敢再前各軍不相攝無成議乃檄署臬司繆梓來辦軍務又因調集金陵大營兵多恐繆不足以督之遂奏

請丁艱畱浙辦團之學使侍郎萬清藜爲統帥以援江萬江西人也常玉江浙界也故有是請奏方入金陵兵方續續來而賊由浮梁樂平祁門竄徽境於是撥兵以防昱嶺關千秋關暨淳安威坪而賊又由太平涇縣入甯國三月廿八日陷之浙西大警乃檄各路兵折旋赴甯特請鄧紹良爲統帥兵旣歸鄧萬青藜赴常不得赴甯又不得名雖受

命實無一兵乃商之將軍以滿兵數百人授之

談浙卷三

二

川リシ

札營北關外時大營將弁如秦如虎周天受蕭知音虎嵩林張朝光雖均稱能戰而謀勇兼全忠誠不懈莫如張國梁馭兵有法不避艱險莫如鄧紹良

數語見何桂清奏

鄧楚之良將也二年秋長

沙被圍賊以地雷轟缺南門之左悍黨湧而上鄧孤身持長矛躍立缺口十盪十決殪先鋒數人敢死士隨之殺賊無算全城得保厥功甚偉擢壽春鎮因失利於鎮江禡職旋攻江南之神策門獲勝擊賊於東壩勝之勦賊於黃池又勝

之五年援徽州會石景芬魁齡克復婺源休甯連敗賊於石埭祁門威名著吳楚閒六年春奉詔援揚州冒雨渡江率精隊薄城環攻六晝夜復之江北方倚爲長城而浙事又急

朝廷從何桂清之請授浙江提督幫辦皖南軍務鄧馳赴甯國先部兵駐金柯橋扼賊傍竄敗之於東溪橋進次望羊墩毒其汲道賊來挑戰鄧堅壁不出俟其已薄外壕乃縱擊之得大捷復潛師取七里岡遂薄城下毀其牛馬牆賊棄

城走是年冬遂復甯國府進兵繁昌營老鴉山顧一酋銳甚躍馬刺之賊大潰再敗之於何家灣當是時也各路軍情皖北大捷於三河鄂省雖喪我羅忠節而卒亦克復武昌江西內外江之水師縱未遽通而楚軍之援江者轉戰各郡時報克復於是賊勢趨下六月而金陵大營潰至丹陽向帥卒於軍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亦力戰於高資死之若甯防非鄧至浙事蓋未可知也然自是以後折衝禦侮於區區一郡相持兩

年無人咎其遷延則以疆臣專顧浙省門戶之詞屢見之奏牘也逮兵以久屯而老將以積功而驕至八年鄧亦陣亡於灣沚而浙事遂不可爲則其由來漸矣夫鄧非不能戰勦之將而浙中當軸以防守羈之致鄧不得展其長卒亦焚營而死可謂烈矣舉世頌之揚之而吾終不能無歉然者誠以易之爲書悔吝多而吉少詩之爲書諷刺多而美少春秋之爲書譏貶多而褒少非好刻也憂深思遠不能不責備於賢者也

攷六年徽防之旣警也上江曾守七里瀧丹陽之旣退也下江曾守嘉興之平望暨仁和之武林頭而又以廣建與江常鎮相表裏可鈔丹陽大營之後安省旣鞭長莫及蘇省又不能分顧於是分添兵勇以秦如虎統之爲後援添設糧臺於泗安以資接濟計此時甯防月餉十三萬徽防月四萬衢防月五萬省中防守製造月入九萬而協帖江南大營之餉尙不與焉餉事日繁兵事轉日壞其驍健者守而不戰日就頽靡

其新招者點名入籍不復操練名爲使之守境
內之隘要乃一出杭城擇民房居之而不作營

壘於是有盜藪之兵

台勇及鹽梟
薛舉等是也

有商賈之兵

錢店夥兪
斌是也

有公子之兵

繆南翁之
子是也

有酬應賓客

之兵

如有丁憂不能回籍之官或
放他省而道阻皆請其帶兵

是巨寇汹涌

於外我浙之軍事鼓盪於內也可謂敗壞極矣
然則斯時浙之官弁亦豈絕無致力疆場者乎
曰有之一已革參將師長鑣七年春七戰於婺
源之中雲營敗而死之一候補知府畢大鈺

善化

談浙卷三

五

附生以湖北崇陽通城軍功選浙江仙居丁
憂後帶勇甯國捐升知府不合於甯改徽防及
其姪畢少湘禦賊於婺源之青華街孤軍無援
力戰陣亡一則都司徐勇亦陣亡於婺源婺源
爲之立三忠祠云

再談七年浙江籌防事略

七年浙江各防兵勇三萬一千七百餘名其中
兵止五千一百餘名浙兵則不過二千七百餘
名候補道何紹祺請將徽勇挑選立皖南鎮三
營將池太甯之勇挑選仿鎮鎮之例立皖南

道標意以甯防徼防如戍守然改勇爲兵可以輕餉將官可以補實然是時軍事尙緊未能舉行且所議仍在主守而亦無進戰進剿之意較之湖南以援粵援鄂援江援黔爲計其策終不侔也第何尙慮餉事之難而畫是策餘則并無一籌則又不如何矣古人云言爲心聲志向之所趨而言宣之而名定之矣吾楚之爲兵籌餉而設釐金局也有東征名旋有西征名高登衡麓始顧長江繼眺沙漠非敢謂天下一家也亦

兄弟急難之情耳今西征之事雖未竣東征之願則已酬吳會安全而楚疆底奠東南之福亦桑梓之福也浙之設局則不然不曰會征而曰籌防卽一命名閒可知志之狹識之淺而氣之靡矣志狹不仁識淺不智氣靡不勇失此三者爲大盜且不可而柰何以之乎大難乎何以知其然耶僞忠逆李秀成今之大盜也攷同治元年四月曾沅圃帥率水陸諸軍由周村次板橋襲取秣陵關奪其大勝關三汊河侍郎彭雪琴

提督王明山奪取江心洲蒲包洲水師泊護城
河陸師逼札雨花臺洪逆窘迫求救於李秀成
時秀成踞蘇州改蘇州爲蘇福省於五月十一
日糾集僞聽逆納逆慕逆孝逆航逆相逆暨蔡
汪吉各僞主將劉僞天將會議旋於六月廿五
日又糾補逆襄逆奉逆堵逆首逆來逆會議擬
合侍逆護逆共十三僞王號稱六十萬於閏八
月廿日至十月初五拚死環攻我湘軍大營以
圖解金陵城圍幸我軍出奇制勝殲悍黨萬餘
平堅壘數十座乃以轉危爲安卒奏中興之偉
績耳然秀成是舉糾合諸逆亦知以戰爲是以
守爲非以同心爲是以分心爲非此賊之最猖
獗者所以推李秀成也予嘗於營中獲其會議
僞書自述其功已三解京圍一則八年德都統
興阿敗於浦口破天長六合攻陷揚州已而李
忠武陣亡於三河秀成謂爲一解京圍一則九
年撲六合城外官營并破浦口九洑洲之長壕
致周大培陣亡是謂二解京圍一則十年會議

於蕪湖陷廣德泗安以破杭州分我兵勢旋回聚於界牌糾集上江諸賊暨侍逆輔逆劉逆古逆卽英逆亦由北渡南撲我大營致張帥陣亡於丹陽和帥自縊於潁墅是謂三解京圍僞書中云如欲奮一戰而勝萬戰先須聯萬心而作一心云云由是觀之賊計甚狡我浙之兵事僅以防自拘不獨不能如湘楚諸軍之縱橫萬里卽取逆賊之伎倆而與之較短量長亦深愧不如其不至於決裂幾何哉

談浙卷三

八

談嚴州四次失守及蘭溪富陽事略

談兵之家必據地利談嚴州而上及金轄之蘭溪下及杭轄之富陽者以漸江一水所聯貫也地勢合之卽賊勢趨之而我之兵勢始無成算繼無成功隨波逐流如獺趁如鷗聚此所以有弱勢無強勢有敗勢無勝勢也十年八月廿五日徽州旣陷侍逆率賊由溇安以下竄嚴州副將封九貴死之九月初七日城遂陷奏云副將周萬遠知府松海出戰被鈔其實賊眾兵薄聞

風先避未敢交戰此嚴州先次失守情事也時賊分股竄富陽副將劉芳貴力戰死之記名提督直隸通永鎮總兵劉季三亦死之二劉俱勇將而芳貴寶慶人也尤驍健至是陣亡富陽遂陷壯愍設奠營齋於仙林寺哭之哀奏於

朝季三得謚忠毅芳貴謚忠壯云浙江之馭將也驕怯者或偃息在牀賢勞者或不已於行知倚重之而不知所以護惜之有先鋒而無接應駿馬先死而寶刀先折不其然與時張玉良收

嘉興之潰勇再編成軍以顧上游而侍逆亦有圖犯湖州之舉不欲久踞嚴州十月初八日參將韓廷貴衢鎮李定太守備陳永椿率水陸諸軍復之此十年嚴州失而復得情事也顧嚴州雖復而賊屢下犯十月十四有由富陽餘杭分撲杭州之警十一月有潛至富陽江口造搭浮橋以圖犯浙東之警十二月又有甯踞富陽之警雖屢奏擊退然上江不靖自是迨無虛日矣十一年春楚軍攻徽甚猛徽賊多甯嚴界由華

埠走開化陷遂安入淳安之港口副將余永椿
敗走桐關四月壽昌失守嚴州又陷知府李

投七里瀧釣臺下死之不數日而賊棄城走
此嚴州二次失而復得之情事也時侍逆趨金
華張玉良援金華不力二十日退至蘭溪蘭溪
民團憤其平日之擄掠又以爲不救金而回蘭
詈之且遏之欲其返隊金華團與兵鬥張兵敗
乃逃歸嚴州而蘭溪遂於四月廿三日失守五
月初三張玉良率兵由嚴州進蘭溪欲報民團

談浙卷三

十

之仇縱部曲擄民財團民殺之遂下令肆殺老
弱婦女無一得免者既殺其人又縱火焚其屋
七十里皆灰燼時軍餉奇絀三四月只給一月
糧行營掌支應者無糧可給往往開船避去餉
無可開兵乃肆掠有以激之則變羞爲怒愈以
殺人擄財爲得計其起釁之始所殺所擄尙在
與之爭鬥之民團已而殺餓外昏貪火內熾凡
見可擄之船無不竭力戕殺以飽填其慾壑焉
三衢被難士民舟居蘭溪下游者同時殺其人

擄其財踞其舟以千百計金華知府程兆綸激
楫往救亂兵戕其幕友血染程衣程憤甚訴之
張無一語亦不出一令乃赴省上訴王壯愍慨
歎而已無如何程嘔血死於杭程徽人而貿易
於蘭旋以議敘得官平日待蘭人甚厚至今思
之是門也漂尸如木柶被江而下由童子灘入
七里瀧出富春江以至錢塘螺螄埠飄紅慘碧
舟人不敢汲江而爨可謂慘矣殺團之信日日
傳播而不聞一殺賊之信賊勢日張而飢軍飽

談浙卷三

十一

掠歸營夜宴朝歌逼擄女以佐酒甚自得也獵
火圍山而梟陽攫人而笑猩猩見酒而嬉凶猛
而冥頑不靈豈止如劣燕捎蜂蝶呢喃於將傾
之大厦中而不知其巢之將覆死之將至也哀
哉有參將王浮龍者帶奮武軍千名赴蘭溪防
堵歸張玉良節制張分其軍爲三以三百守蘭
城以三百守界址嶺畱四百交與王浮龍帶守
小方嶺格靖奏稿
作小丁誤以扼壽昌之衝至四月廿三
日蘭溪失守張玉良之兵先退王浮龍腹背受

敵仍麀戰殺賊至五月初五卒以眾寡不敵血戰捐軀其時小方嶺之百姓全未遷移賴王浮龍捍禦十數日之久居民得以奔避又其馭軍有法不准擾民故蘭溪之團每與兵相仇惟見奮武軍之腰牌號衣則無不互相救護其感人可謂深矣亦以見民團之非好與兵仇矣王直隸宣化武進士以戰功擢至甯海參將予任甯海知其賢薦之王壯愍壯愍未卽用令守太平門城樓浮龍夜不解衣日不下城者半年壯愍

異之乃令募勇千人卒以苦戰死恪靖伯奏云其先未能專任而盡其長卒以分兵而孤其勢孤忠偉績掩抑堪傷洵足以慰其忠矣嚴州之旣復也已而又失至六月二十日羅大春暨藩司林福祥復之林旋赴諸暨羅以糧盡援絕守至九月初而復陷則失守已四次矣張玉良舟退桐廬旋退窄溪後乃退義橋而杭州被圍矣當兵圍之仇殺也王壯愍以饒廷選不擾民乃促之赴嚴至嚴不交一戰舟中度中秋而歸其

後蘭溪爲廣東賊譚興所踞嚴州爲譚星所踞
桐廬爲洪逆之戚賴姓所踞

談咸豐十一年冬台州失守同治元年正月民
團克復事略

台州地瘠而險民貪而悍其平昔兵勇可恃而
不可恃咸豐二年長江告警調台兵援安慶行
至貴池縣而卽逃調援鎮江札小東門而自潰
以後甯國設防屢募台勇而土匪居半卒亦無
卓越之功可紀至此次失守而民團克復則詩

談浙卷三

三

書義俠之氣多不僅以强悍勝也攷逆賊之犯
台也分兩路其由嵊縣新昌於十月十二日陷
天台者則蓮蓬黨之羽翼也其由永康於十月
廿六陷仙居者則侍逆正賊也九月中旬福建
候補道張啟暄援浙之兵旣敗於浦江乃由東
陽永康以入台台人欲畱之而餉無所出天仙
俱陷之後台府虛無一人蓮蓬黨於十一月初
一陷府城侍逆旋至乃逐蓮蓬黨出而已踞之
初六日陷黃巖縣太平甯海相繼陷溫郡亦搖

台州紳士候補道蘇蓉鏡品三者豪俠士也平昔疏材仗氣雄視鄉里又好保庇無賴以爲爪牙如咸豐九年甯海土匪林大光因牧牛野臥蛇盤其腹自以爲乃龍繞其身盡眾起事戕知縣鄒全節遂據城其謀主實王彝牙也逮林被獲受誅王走投蘇蓉鏡蓉鏡庇之得免於法故無賴多倚附之然庇匪而不與官仇亦不縱匪再生波磔而又募勇打仗稍立功效以是見重於王壯愨副將陶寶登者其行事與蘇相規倣

帶勇於甯國數年頗習賊情亦漸知大義二人相倚以自重云台郡之旣失也知府龔振麟士振福建人避居臨黃交界之海濱飭黃巖訓導沈廷颺縣丞程龍光約蘇陶諸人陰結團練以圖收復黃巖西鄉舉人盧錫疇東鄉江蘇直隸州知州徐灝舉人徐濬同時起義於十一日攻黃巖殺賊淨盡立復縣城至十七日賊眾麇至舉人盧錫疇禦賊於義城嶺力戰陣亡團民傷散黃巖復失知府龔振麟協鎮侍衛胡鳳鳴死

之侍逆雖踞台然心知台俗之貧台民之悍台地之險阻難出乃先歸金華而令李金恩守台仙居有副貢吳琮者字玉叔因其父被賊所辱誓心殺賊以復仇先遣人積石堵山路拒金華紹興之賊援更遣鄉人齎貢入城覘其情實至賊之由新昌入天台也天台士民之黠者餉賊於要津每賊貽餅一雙賊甚喜而不知借餅以計其多寡也且賊自金處以來皆金飾照日至馬賊則纏臂纏腰無一非珍寶所結束台人頗

豔之而不敢驟發也已而吳琮首倡義舉於仙居約及天台而天台應之台郡亦應之元年正月元宵之日吳琮會知縣費希濂攻仙居田市賊卡殺賊四百名進攻城賊聚而殲之天台賊被圍不得出戰又被挫情知不免乃皆自反縛如擄人狀冀圖民誤爲擄人而釋之也逮城復引領就戮無一能脫者天台既復團民守之甚密賊不敢再入仙居乃往來金華之路府賊爭之急城旋失而團民之攻之也亦益急凡出城

擄掠者若止一二騎一二人團民或卽匿草樹
間刺殺之若十數騎卽緣伏懸巖俟賊下過推
石墜而壓之砮礮一震無不中者賊謂之放天
礮畏天礮如天雷也蓋台岳四山所圍謂之畧
畧深奧也其出入之路非懸巖一綫卽絕壑一
門賊雖悍終不如土人之熟台人之敢與賊鬥
者實以此賊計日窘賊贍日虛四月仍克復仙
居初九克復府城十一日克復黃巖遂復太平
予在龍游大營訊獲逆酋李尙揚供云入台之
賊李金恩實數萬人無一人得回金者蓋全殲
於台也偶有一二倖免者皆從甯海而甯入甯
波以金紹之歸路絕也左恪靖伯奏云臣獲梯
天義羅賊所致李世賢僞書言台事甚詳其畏
仙居士民尤甚則吳琮之功爲不小矣台郡從
此肅清總督耆齡奏於朝奉

旨免錢糧三年亦隆恩也夫台州環山距海其
民水耕火耨衣食麤足漢唐以來不過以金庭
玉堂指爲芝草桃花之仙國逮宋崇甯間朱子

行部至台從游之士如潘時舉趙師郟杜知仁
林恪輩皆能得其淵源轉相授受至明而方正
學先生遂以節義抗於一朝厥後代產英烈其
詩書禮義之澤爲甚長也此次首先倡義者爲
舉人盧錫疇徐濬諸人錫疇捐軀報國吳琮復
不避鋒鏑爲父報仇恪靖伯奏稱其英烈之風
尤足矜式鄉里爲可嘉也不其然與當咸豐二
年甯國設防初招台勇使卽選讀書有膽識者
爲之統率訓教有方而獷悍之風化爲剛健浙
勇之可恃蓋未可知也攷康熙四十九年

談浙卷三

七

諭武臣入文廟一體行禮

聖祖之鴻謨碩誥非止欲如虎賁脫劍射不主
皮柔其氣質也寶嫺以禮義長其識量期爲無
敵之兵耳我湘楚諸軍如羅忠節李忠武李勇
毅王壯武江誠恪江壯節蕭壯果諸公莫不由
名士而名將由名將而名臣始也覲覲庠序繼
也鼎鼎河山此固近事之可師者也論語云仁
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云君子有勇而無

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其兵家萬世之常經也與台州多土匪而與此次兵事相先後者則有奇田匪案奇田屬黃巖咸豐十一年巨匪黃賢暄自稱王官兵擒而誅之同治二年四月餘黨徐錦鳳又聚山中時出焚掠知府韓承恩同知希慶帶兵往剿土豪管繼勇周成鎬與匪通希慶遂被圍受戕迨兵至而土匪又復四散十二月晦日知府黃維誥擒管繼勇斬之至八年秋知府劉璈招奇田匪三百人悉配爲兵飲之酒而悉殺之奇田匪由是平

談處州事略

十一年四月侍逆之由衢犯金華也意在分我兵勢別遣廣東黃呈忠范汝增練業坤諸賊由江山之湖口邨以入處五月初六日陷遂昌遂陷松陽十六日陷處州府知府李希郊出城禦敵至碧湖死焉李建昌進士庠卿由御史截放是缺善畫蘭或曰陣亡於堰頭云署溫處道志勳總兵特保督兵救處賊來撲廈河營戰交綏

賊見處州之瘠也十八日由北門去知縣姚復輝報收復十九日陷縉雲次日又去知縣馮格報收復廿一日遂昌知縣鄭報收復松陽知縣何亦報收復賊甯宣平廿二日知縣何仁杰游擊黃載清又報收復於是處州無賊賊全萃於永康武義以入義烏而廣賊與侍賊合九月賊復由永康走碧湖以犯處州總兵特保知府李澍不能禦賊十九日失守特保退至石帆二十日賊乘竹簞撲我廈河營我軍拒之

談浙卷三

九

賊稍卻總督慶端檄遊擊黃載清往援亦不能軍於是處屬各邑陸續陷於賊松陽知縣李作幹死之元年四月十二日總督慶端派陸兵及長龍船環攻青田知縣黃兆祥率勇自東門登城賊自西門甯遂復縣城八月秦如虎林文察攻克處州府城賊甯縉雲追而敗之遂復縉雲時我恪靖伯之兵已逼龍蘭諸城溫台甯漸次肅清因而處屬陸續收復當十一年春夏之交金衢處同時告警

朝廷恐賊闖入閩境命督臣慶督兵會剿夏間賊勢趨金隨失隨復慶督參特保守禦不力以應

朝命而已至九月忠逆注意浙西侍逆已踞金嚴遂欲并吞東浙之地爲縱橫海上之謀與忠逆相頡頏故九月分賊陷紹甯台并陷處州以窺伺溫郡封豕長蛇薦食之心毒矣幸元年台圍殲賊中外克復甯波而大營又逼龍蘭侍逆旋往援金陵故攻處之閩兵亦漸逼入裏

談浙卷三

三

朝廷疑督臣慶之不力而易以耆齡九峯駐軍浦城時浙事已有轉機矣

談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甯波失守事略來逆陸順德既踞紹興擁山會蕭富饒之地頗欣然自得曹江東岸又有謝主事敬之黃頭勇扼之故亦無東甯犯甯之意犯甯波者乃賊目黃呈忠范汝增自東陽而來句引之者則諸暨蓮蓬黨何文慶也其犯甯波分兩路一由嵎縣上之山路走陳公嶺入奉化以下繞入甯一由

嵎縣之下走塘路陷上虞餘姚入慈谿鎮海而上繞入甯甯波除鄞縣附郭外其外屬五縣定海孤懸海中象山雖屬甯轄由府乘潮則不遠若由陸路必繞台州之甯海以曲達之距府二百八十里遠甚甯以新昌嵎縣上虞爲背以奉化慈谿爲左右手以鎮海爲出海之咽喉賊不直走甯波而先甯陷四圍之鄰邑屬邑大局包鈔計亦狡矣卽其入嵎也亦分兩路一由東陽踰白楓嶺以犯嵎一由會稽苦竹溪入孫坳人

言賊用兵如蟹螯信矣白楓嶺者金紹交壤之要隘也先是五月有紹紳候補道孫上達守之紹興旣失孫營潰十月初一蓮蓬黨引賊入孫坳被嵎縣北鄉紳耆陳藩杜寶田陳家周王寅達張壽銘諸人三十六社之團練擊退殺賊數百不敢直走初六日繞傅公副仁以犯嵎而白楓嶺之賊亦麇至初七日辰刻嵎縣失守知縣史致馴載軍火於竹籬乘流下泛團民請畱以助勦史吝而不與異哉賊旣踞嵎旁陷新昌意

在分路犯甯其走陳公嶺者奉化團民亦稍阻之十月廿五日始陷奉化城其趨上虞塘路者必由清風嶺過清風嶺乃宋末王烈婦嚙血題詩處也巖石峻險下瞰深淵三十六社守之甚堅賊徘徊數日不能進戰又被團所敗乃遣人致書求假道第讓其過此願秋毫無犯社團曰是縱狼入室也不允守愈備十九日有土匪陳文潮引賊分繞漸水嶺孫家嶺鈔過清風嶺之背團民憤擊接戰十八仗殺賊甚眾旋因火藥不繼愈殺愈多且糾藤牌賊至勢不支乃潰賊慘殺數千人得由塘路直犯上虞黃頭勇潰知縣胡堯戴映廷死之胡武陵人也年廿餘工詩有膽識七月閒土匪王春生與蓮蓬黨結欲起事胡親率弁兵擒於梁隴斬之當軸甚倚重至是苦守殉難城遂於廿一日陷次日陷餘姚廿四日慈谿知縣牟溫典赴甯乞兵慈谿土匪陸心蘭句賊踞慈谿廿八日甯府百姓因奸民董長生之釁鬧海防局碎甯紹道之乘輿旋擒董

斬之民乃定十一月初六日鎮邑北山土匪范維邦句何文慶陷鎮海何封志天義僞爵初八日奉化之賊先撲甯波西城我兵施礮倒其白旗賊繞南門破參將葉聖言之八標勇營慈鎮之賊亦至初八日賊從南門入提督陳世章航海入定海巡道張景渠知府林鈞亦航海鄞縣臧均之受傷居鄉候補縣丞言 蔭穀候補從九席 少萊陸 三人死之范汝增畱

陸心蘭於府城畫策令何文慶范維邦守鎮初

談浙卷三

三

十日陷象山由鎮海之至定海也有金塘山與城相倚角團勇守之又定海自夷燬善後案後設兵最多提標各兵又附之賊航海來攻所擄多小船潮汐掀簸不能久泊定海遂無恙此甯波失守情事也賊之入甯也雖由土匪句引實自洋人讓之來蓋賊本畏洋人而洋人頗利賊至因甯城東北面江江之北岸地形長狹由南繞西而北三面皆水舊有民居外洋人造屋造樓於其中不能展拓素覬覦城東及江東市廛

地乘信警民遷之時遂以火藥包擲放由東門至靈橋門濠河一帶無片瓦存者江東岸亦燒四五里許冀兵燹之餘可侵佔作夷塲也又江北岸自桃花渡至泗洲塘爲鄞鎮分界處舊有界河當紹城告警時英國水師總兵咭樂德克將河自南至北開掘通江勒石於岸名曰咭帥河輪船周巡陽爲衛民實陰以自衛也措置既定與賊潛通約各不相犯以故賊得安居府城或有賊至江北岸遊觀者洋人捉令薙髮一半

談浙卷三

三

以爲笑樂賊遂不敢再至江北岸元年奉

上諭云上年甯波旣失事後英國人在京師歸咎於中國官不肯照伊布置辦理以致誤事蒼天寥遠鬼語欺人狡獪其性生何足怪哉

談同治元年四月中外官兵克復甯波府城連復各邑事略

初賊之旣陷餘姚也不敢遽逼甯城洋人迎犒以洋鎗賊亦酬以戰馬且促之進賊乃進初七日知縣臧均之從城上見洋人三自賊營出初

八日清晨洋人入城登陴勸兵勇早散此皆英國夏領事之謀也夏有通事鄭阿福名同春字月峯鎮海人年少多姿素所信使賊將至夏詢鄭以利害鄭漫應之曰賊來利已而賊既踞城夏往謁之逆目范汝增黃呈忠昂然上坐而坐夏於旁送之不下階夏含怒出決意不開關收稅并不許江北岸居人貢賊鄭阿福亦悔不自安甯波正紳內閣中書陳政鑰鄉里仰爲模楷者也詩書世家而深達時務痛桑梓之淪陷急

思恢復密知洋人之尙可爲我用也乃約各鄉起民團以大義責鄭阿福曰子華人而供役於外洋雖納資得同知官不足貴也若能勸洋人會復甯城傳譽鄉里且蒙獎於當路誠美名也奚不爲之鄭大悟乃勸洋人攻賊而自募綠頭勇三百請泰西教師日練習於江北岸欲以軍功自振拔同治元年陳政鑰親至滬商請前甯紹道張景渠知府林鈞勸捐集資招雇英國輪船法國兵勇至定海會同前提督陳世章謀先

攻鎮海以進圖郡城四月初七陳世章張景渠
林鈞帶率提標陸兵暨副將李光游擊布興有
布良帶守備張其光各艇船會同海山六橫兩
鄉民團暗將海口礮臺之礮釘塞并殺各鄉卡
賊以清野令百姓卽日薙髮有台州王游擊者
失守後乘坐小船潛泊甯波之三江口與賊通
謀且時以機事輸賊賊遣持書說布興有降布
告提督陳陳令醉而殺之賊乃遣通事陸心蘭
賂洋人番銀十萬餅屬其勿助我攻洋人貪利
暗許之佯託攻具不齊以掩耳目將輪船盡出
於鎮海關事幾敗幸守鎮海賊目范維邦何文
慶不睦范有降志初八日何文慶獨出戰我兵
敗之初九日廣艇開礮奮擊范維邦開城先走
何文慶亦走遂復鎮城十一日乘勝逼甯城洋
人坐觀成敗而已十二日廣艇暨鄭阿福之緣
頭勇攻城賊以鎗礮相拒煙霧轟沖之際鄭阿
福與布興有秘謀向輪船開一礮碎其船頭斃
洋人二洋人不知爲廣艇之礮而以賊情反覆

也大怒遂將輪船五隻更疊駛進架落地開花
大礮於桅鉞對城中賊館旗梢三發三中賊魄
喪膽落又轟陷和義門鄭阿福率綠頭勇雲梯
登城洋兵頭耿某亦梯咸昌門入耿被賊手刃
陣亡西洋軍法有進無退以故繼上者不絕而
賊眾擁至幸輪船又鉞對發一礮正中其眾賊
乃從西南門遁逆目黃呈忠恃陸心蘭之賂必
行逃最後惜無追之者十三日甯紳前江蘇糧
道楊坊所分華爾常勝軍數百人始至而先日

談初卷三

三

已收復雄城洋人於甯波城東壘石爲塔用礮
澆鑄上銳下圓高二丈餘用漢文大書年月日
大英國收復甯波城及某官某將死節事不知
此次克復洋人之力而非洋人之心也實

國家如天之福耳慈谿賊聞鎮海甯府俱復遂
棄城遁范維邦逃歸慈谿求紳士結保願效力
贖罪帶白頭鄉勇守城慈民聞賊退紛紛薙髮
入城詎知賊去未遠十五日復入城見白頭卽
殺戕千餘人旋亦遁去奉化與府城同日收復

象山於十四日收復捷報至上海經前蘇撫薛
煥署蘇撫李鴻章奏報奉

旨飭浙撫查復左恪靖奏云克復甯波多得布
輿有布良帶之力布興有在洋橫行多年熟習
海上情形前任浙江臬司段光清撫而用之以
護商旅司巡緝加意羈縻始就安帖此次用之
亦得其力至外國助剿非果義憤所激雖可偶
用其長未可常恃其助斯時大營遠隔衢州海
上實情亦無人傳述而恪靖如見其肺肝然異

談浙卷三

三

川八

矣夏秋之交因提督道府未定無戰事可紀惟
雇輪船以堵餘姚江口而已八月廿五日新授
道史致諤方任事而賊復從餘姚山北突入慈
城縣丞薛世奎死之次日下甯灌浦黃山駱駝
橋殺掠甚慘其新曠之賊亦於廿八日突過陳
公嶺陷奉化縣知縣屈永清投水死或曰此賊
之來犯也因廣艇勇掠於慈法國花頭又轉掠
其所有激廣勇引賊至其實不然也賊於炎暑
恆伏而不出至秋涼則必肆犯慈奉同時告警

乃賊仍欲以兩路攻甯也中外兵方構釁而賊
又內訌故歸咎廣勇耳當史致諤之由滬至甯
也借餉於蘇撫李鴻章又挈權授中國副將華
爾同赴甯統所分之常勝軍七百人既至而慈
谿失廿七日華爾奮勇攻城以遠鏡瞭賊鎗彈
中胸達背猶呼殺賊常勝軍鼓勇登遂克之廿
八日華爾隕于甯華爾者美國部落鈕要人嘗
爲其國武弁咸豐十年至上海吳煦募之領印
度兵兩克松江府城印度兵旣撤華爾自陳願
隸中國乃立常勝軍元年正月以五百人破十
萬賊於松江之迎喜濱天馬山至是陣亡喪至
滬蘇撫以中國章服斂葬松江從其屬中國之
志也請於

朝松江甯波俱建祠華爾死遺言令其副白齊
文法思爾得領常勝軍旋以英提督何伯言令
白齊文獨領之給三品銜閏八月金陵湘營大
警檄滬上淮軍往援蘇撫欲令常勝軍往白齊
文始漸遷延繼乃跋扈常勝全軍四千五百人

其赴甯者乃其分軍也時分軍方克餘姚上虞
新昌嵯縣諸城英總兵唾樂德克方畱倚之而
白齊文自赴甯挈之歸滬又彌月不發閉松江
城索餉至上海毆楊坊蘇撫乃告英提督士迪
佛立暨領事麥華陀解其兵柄捕治之而以奧
倫領其眾浙江遂用勒伯勒東常勝軍不復至
浙矣白齊文後往投賊入閩四年四月被郭松
林獲於廈門解滬過浙至蘭溪覆舟死

談浙卷四

善化許瑤光雪門纂輯

談災異

彤日雉雊天以警殷宗大風拔木天以戒成王
災異之起不必盡國家危亡秋也卽中興時亦
有之蒼穹蓋以警上下之人心耳粵匪倡亂於
道光末年由粵東狗頭山起事洪逆師事朱九
濤謂鑄鐵香鑪成可駕以航海又立上帝會名
目謂耶穌爲天父長子別名基督秀全乃第二
子自稱禾乃師造天父天兄之名謂天父名大
準編造讚美經咒每食禮拜後以七日爲率造
偽麻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單月三十日雙
月三十一日立春清明芒種立秋寒露大雪俱
十六日餘俱十五日謂當今天日平勻圓滿無
一些虧缺皆天父排定無吉凶宜忌而又改丑
爲好改卯爲榮改亥爲開僞爵上必加天字刑
罰必曰天條是其伎倆不過憑空結搆妖言而
并無妖術非如白蓮教之尙能翦紙爲人騎橙

作馬也竊天主教之餘膏賸沫一詐騙之巫尪耳乃肆其凶橫殘忍卒至蹂躪十六省淪陷六百餘城生靈荼毒江海翻沸以此言災可謂災矣以此言異可謂異矣奚必別求所謂災異哉且天心滅賊之時卽陰雲雷雨助我兵機皆爲祥瑞天心縱賊之時卽旭日和風亦爲災異何以知其然耶同治三年六月金陵垂破之時我兵肉薄城根賊以藥桶擲營幾被延燒曾沅帥望空跪禱十三日營中連得大雨而數里外又

談浙卷四

二

皆晴明異矣十六日地道已成酷熱尤甚倏有陰雲自鍾山而來涼風習習擁護兵勇登城謂非祥瑞耶若咸豐二年冬十一月賊之由長沙以犯湖北也舟過洞庭而南風送之由陸路走而冬日可愛雨雪不阻謂非災異乎哉故蚩尤旗見尤其顯淺者也茲就余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筆以助他日之談資無不可也咸豐二年十月雨豆於湖南其形圓而黑中黃質而無陰陽瓣雞食之不能化多死豈元史所謂黑子耶至

浙江災異余尤悉知之如咸豐二年浙西旱西湖水涸矣三年四月浙西地震予時僑寓桐廬夜臥已熟忽牀第震蕩如船遭波撼驚心駭魄醒後窗櫺颯颯箱廚鉸鏈琅琅作聲數刻乃止乃知爲地震也後詢知甯紹杭湖亦同時震六年正月予參謁撫轅見大堂暴一黃豹於西簷以紅絲繫領蓋示服不之意也詢知巡捕云仁
和武林頭時駐防兵撲得之於桑隴中以原田而得猛獸羣以爲祥余何敢信七年十一月浙
江地震屋瓦時墜衰年人有驚斃者九年八月廿六日晝晦午未之間無燭不見上海毛祥麟
墨餘錄云十年春何桂清駐常州有異鳥集於庭羽毛如雪夜鳴竟日何焚香祝之越數日而
常州陷以余所聞則不然九年之冬有沈香色花蝶約三寸許集於何之衣領揮之不去何識
之曰此太常仙蝶也勞伊自北而南宜槁以酒
蝶日以酒爲飲食何爲之繪圖徵詩至十年春
蝶由常至蘇集於撫軍徐君青之衣徐亦飼之

以酒月餘不知所往已而常州蘇州相繼陷何
逮治而徐殉難死是蝶也弔客耶抑與杭城之
青蛙同耶果係太常蝶耶亦別有所憑耶至紹
興未失守之先南鎮社神像乃巨石鑄成忽近
邨夜見火光燥烈次日往視則石像之首墜於
地豈兵火滄桑而社神亦變置耶全浙淪陷之
年予於夏秋夜閒每占雲氣皆作劒戟交鬥象
蓋兵兆也至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子由安慶
入九江以赴衢州舟中欣見慶雲干呂江天曠
覽五色糾縵圓黃曲碧淡紫微赭疊皺處有如
斜日照川浮光耀金者有如春山疊翠碧玉嵌
屏者似錦非錦似羅非羅似芝非芝似龍鳳非
龍鳳千態百狀不可名言時蘇杭雖陷而

朝廷不次用賢如恪靖以太常少卿擢浙撫李
中堂以候補道擢蘇撫沈樸菴以候補道授江
撫郭筠仙以運司署粵撫劉霞仙以同知署陝
藩劉郇膏以知縣擢蘇臬而又起祁春浦張石
帆徐樹人潘木君諸賢布之中外所謂光華復

且非此時哉雍正七年慶雲見於曲阜此蓋再見耳惜無人筆而書之至十一年八月

今上登寶位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中興景運猗與盛矣

談讖兆

禍亂必有先幾人謀鬼謀天若有預定之數存乎其中雖不盡屬可解惟證以予所聞見聊待知者微參非謂卽此可聽之天而不以人定勝也道光初年帽多睡秋明人所謂六合一統也

談浙卷四

五

至廿年間全戴將軍盔其式尖小而不暖人偏愛之衣則有軍機袂之式身緊而袖短小軍機之便服也天下翕然倣之道光末年靴式喜輕底者而京外之靴遂尙武備院之式跑得快者乃柳葉式也初只營弁著之後士人亦著之矣杭人謂之跑得快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而世變存乎其中矣粵匪旣起太平二字詩文俱以此爲忌街市名亦多改避乃京師演戲尙用胡琴旋經御史奏避道光中年乃改用笛板謂之太

平腔其卽太平賊之兆乎張角妖書竟犯太平
異矣至于鍾祿傳奇中慘觀一齣北調之最高
者也然悲壯淋漓傷心慘目細聽之能令人不
歡而道光咸豐間文人好音樂者靡不先習此
曲卽如咸豐八年正月王壯愍由浙赴蘇餞筵
之曲壯愍首點此齣且拍案叫絕給伶人以重
賞予心不謂然而滿座點頭亦似不知其所以
然者音樂之微足以感天神而召地祇其精吾
不得知第瓦石相磨聽之則牙齒俱酸歌兆檀
來曲兆念家山破固非無因而然也粵事棘時
朝廷初命張壯武必祿而壯武以道殂繼命林
文忠而文忠亦道殂兆不利矣然此尙在起事
後也乃粵撫鄒鳴鶴少時曾夢覩冥司祿籍云
官居四品洪水爲災中年守開封而中牟決口
因舉前夢以告人自恐不免乃竟無恙後撫西
粵因粵事罷官洪水應矣終居金陵殉難以道
員賜卹則四品又應矣道光初年李文恭爲諸
生時問紫姑以終身批答云蒼梧殉節後竟死

於粵中何哉江忠烈於道光廿九年任秀水縣
元旦以牙牌卜終身云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忽
聞楚歌一敗塗地後竟以軍功擢安徽巡撫死
於廬州垓下楚歌去廬不遠也至浙江初次之
失守也予時任甯海而家寄杭州信緊以生生
易數卜云奔走天涯受恩深處且爲家功名富
貴眼前花勸君休懷牽挂甯海天涯也家人旋
出免於難且爲家也杭州官宦滄桑換局非眼
前花乎被圍時仁和知縣李福謙求籤於城隍
末句云明月清風共夜寒後賊於廿六日夜五
更陷城至咸豐十一年秋全浙敗壞諸暨學博
韓午橋善六壬余詢以挽回之日韓云必待姓
名有木字者今恪靖之名第二字有木字也曾
相鄉會本名子城而後易今名卒也砥柱頽波
此豈有機事乎庚戌

朝考予有同年水安瀾後竟簽掣河工名與地
符矣分發浙江同年宣汝珍任新城被土匪戕
於宣公灘名觸地諱矣畢秋帆征苗至沅州而

自知其年不永竟死於沅湖南趙金龍滋事提督海總兵馬至池塘墟而陣亡人謂海馬入池塘坡驚落鳳不其然與恪靖伯之攻龍游也幕中虞凱仲以牙牌數占之云終日江干守釣磯水寒餌盡歎無魚耐心十日灘頭坐獲得金鱗願不虛後於正月初十日克復龍游遂復金華諸暨克復在二月先年冬有人問何時可以薙髮於乩答云諸君莫問彈冠慶二月春風似剪刀亦靈應矣此皆不可解事儻所謂物生而後

談浙卷四

八

有象象而後有滋與至洪逆生於粵東花縣而此次平定粵匪之功臣自推駱文忠爲先路亦籍屬花縣是瘴生炎海解瘴之檳榔草果亦生於炎海卽生卽尅不必對待爲尅似天非無意也廣東爲逆匪起事之地至同治六年恪靖伯追剿汪逆侍逆至嘉應州而大功告成壞雲歸岫而敗葉歸根漢朝終始在三巴豈逆賊亦有終始耶此事不關讖兆而理有難解故并談之包立生遇仙記

諸暨離城七十里東北有包村前帶楓溪後枕
白塔湖林深地僻非關要津也有農家子包立
生生而頽長眉若劍上橫目深而秀膂力過人
健行如飛性似痴非痴笑多言少年二十餘嘗
兀立田間若有所思村人目爲猷咸豐庚申六
月夜宿曬禾場有人呼立生起視之岸然古貌
白髮皤皤一老翁也遽問曰識我乎曰否翁曰
汝七齡時某月日牆傾壓汝身得不死我救汝
也記憶否汝有夙緣異日當爲大將我爲汝師

故救汝汝當從我遊某日黎明待汝於昌安門
外石橋前我逆矣慎無爽約行數武忽不見及
曉以牆覆事詢父母果不誤并述所遇告欲往
父母駭不許生意悄然夜臥輾轉不成眠同眠
人問之生言欲至紹興訪友求路資於父母不
得故躊躇其人探枕下得錢與之坐候雞鳴攜
錢徑出門去至山陰劉龔溪適有一舟搖槳遂
行由生村至昌安門近百里是夜抵昌安門東
方尙未明也落月西橫岸樹童童有影涼露濕

衣水氣浸入肌骨舍舟攀岸老翁已坐巨石上
謂曰盛夏日出苦熱乘早涼待子久矣拉之行
倏至一山山中有廬指曰此余住也導至門有
二少年相揖入互通款曲俄而酒行酒如瑪瑙
甘冽異凡盤中饌亦人閒有惟味異而色皆白
耳酒畢引至後堂堂西階臥大刀一如新發矚
翁曰試舉之立生俯而拏刀不爲動翁命少年
舞一少年探手舉刀回旋轉運寒光閃爍室如
繞電生徹體生粟面有懼色翁指舞刀者謂立
生曰余初授伊刀時亦如汝怯世閒至重事但
不畏難自能勝之試壯爾心舉重若輕矣生念
自負膂力何竟不如此少年憤甚乃再舉刀果
如一毛翁遂授以刀法且曰今長髮賊遍東南
將來必至此閒持此刀可以殺之生告辭臨行
又授以先天一目斗咒咒曰娑哈一目渾般句
娑哈帝帝新般句娑哈句波羅波羅觀般觀般
因般帝帝凶般句娑嚕訶句每誦一遍積一
拜至四十九遍畢宜從甲子庚申朔望子亥二

時起合四十九日爲一度以三月半年一年爲
恆或終身立誓自持吉星呵護臨敵不懼生謹
誌之歸至家父母已遣其兄追之遍訪無影蹤
至劉龔溪問舟子謂今辰舟無放棹者兄乃返
則立生已在家中矣共相詫異遂一一具道所
閱閱日生又外出次辰乃返詢之謂翁引我至
南鄉斗子巖叩石門入樓閣院宇曠然宏開一
深堂中英俊滿坐各披覽書籍堂下有演習武
藝者技皆超越翁曰余徒也旋引登巖巔望氣
見諸暨村莊四面盡黑氛唯東南角稍淡曰此
殺氣也淡處當滅耳又曰我本白蠶仙人明初
助洪武陣受封金井上帝命我掌霧於此余不
忍見生民慘汝歸當勸世人爲善乃與以香曰
此巖香也禮懺時焚此能降上界真神余亦感
香至其香黃如蠟輒若敗絮袖之歸不復見來
去路後於城鄉各處延僧供佛人哄然信之共
呼爲包神仙云辛酉九月暨城陷有衙吏二入
城貢賊強與俱賊見生遽曰此妖也欲殺之生

笑而不言亦不懼賊卒不殺衙吏問生何無懼
色生曰賊耳何足畏殺之亦甚易耳遂歸村
興團殺賊賊初至服白衣白冠而前賊自披靡
闔邑從而歸之入其邨膽怯者壯嘗夜焚燒銀
楮鏢於營牆曰明日當有戰事以此犒陰兵耳
明日果然比賊至村外且圍村立生施施自如
曰天香未發非戰時也已而曰可矣各團勇亦
如聞異香遂出戰戰無不捷賊中謠傳包神仙
飛竹刀能自落賊頭相戒不准言包字至七月
初一日賊以隧道破其邨死者十餘萬立生沖
圍出至馬面山愛禪死年二十有五歲

談浙卷四

十三

雪門子曰談兵之家託始軒轅談神仙者亦託
始軒轅阪泉之師教六猛獸以戰異矣涿鹿蚩
尤作霧已類後世噴水吐火之符術卽帝作指
南車刻仙人於其上豈五帝時已有所謂仙人
耶太史公謂百家言黃帝文不雅馴或卽指此
而綱目載之何耶易言弧矢以威天下取象於
睽而張弧說弧先有載鬼一車之文至盲左以

翼春秋而晉殺秦謀六日而蘇誠耶妄耶范甯
謂左失之巫不其然與漢武好神仙而巫蠱禍
作山東盜起唐玄亦好神仙而安史亂作宋徽
稱道君而北狩由是觀之言神仙者干戈之兆
而劫殺之先機也諸暨包立生從其後而觀守
孤村者十閱月殲賊數萬致激賊憤以被圍破
義民士女無一降者可謂烈矣羈絆賊勢使不
得逞亦非無裨於大局矣然當其初則固以神
仙動人者也夫後世之以神仙動人者大抵借
以惑人而謀不軌者也而立生則又不然人自
惑之而人自附之幾有不可解者予以咸豐七
年三月宰諸暨至九年三月卸任無所謂包神
仙也至十年十一月復宰暨則人嘖嘖稱神仙
不輟蓋始於是年六月立生自謂遇仙也其遇
仙事與黃石傳書頗相類無甚異也卽其所授
之咒文出道藏亦無甚異也惟其人本猷痴自
遇仙後言休咎頗驗若有憑之者然豈其真精
早喪而鬼物附體與不然何以似癡非癡與至

其無事時獨居一樓不與人見戰之前夕必焚銀鏢以犒陰兵其討賊之檄乃文士所代爲未云受列仙之指示得神將之扶持不居然以神仙自居與神仙以避兵避劫爲事而茲之所謂神仙轉若與兵劫相構其孰從而探其端倪哉聖人不語神怪是談包立生第談其團練殺賊足矣而予必爲之作遇仙記者抑以農家子目不識詩書又無勢位名望資財足以雄視一方招致鄉里乃雲聚霧結至數萬人羣奉爲神師其中固有陰爲之主持而驅策者也豈果立生所能自爲哉全村破難後山陰倪杰上其狀以義士相視未破之時餘姚朱蘭奏其可用奉旨飭查恪靖伯復云諸暨包村傳聞異詞卓哉見乎此足以定包村團練之案矣

談洋兵

牧誓有羌髡之文漢唐以蕃人爲中華將者有之虜面雪恥乞援於外域者有之然皆西北敝關非東南隔海也前明曾用佛蘭機火器非用

其人也洋兵之用蓋始於華爾之常勝軍也蘇
甯波而浙亦用之矣顧名爲洋兵實則募華人
之桀者充之不過數十洋人爲之教師領隊而
已其軍服青呢小袖短衣各執洋鎗以銅冒發
自來火加鐵矛於其上用以搏刺故人謂之洋
鎗小隊云始以八十人爲一排後增至百十二
人長勝改爲常勝者避長髮之嫌也法國用花
布纏頭英國則用綠布故人呼綠頭花頭云其

談浙卷四

十五

川川

總帶一人月給餉番銀五百餅馬乾銀二十二
餅副帶二人月給銀三百餅馬乾同牌排頭
十人人月給銀二百餅馬乾減半糧臺一人與
排頭同其百長謂之沙仁美住每排一人人月
給銀二十五餅五十長謂之沙仁每排二人人
月給銀十六餅二十五長謂之考北每排四人
人月給銀十一餅兵則以百十二人爲一排人
月給銀八餅五角十分其餅
謂之角外給通事銀五十
餅計一軍千百二十人月需番銀萬四千有奇

蓋兩倍於華餉矣其陣以步武齊整爲進退故謂之排無他妙巧也洋人以通商爲大計英國主之法國附之各國聽之法國武於英國不及英國之巧且富故兵船則推英國爲最利甯波之復也得英國兵船之力多而鄭通事所募之綠頭勇實爲之倡至常勝軍則甯波府城旣復之後始用以會攻勦耳咸豐六年春托將軍失利於瓜洲鎮江陷於賊金陵負固不下時江中有紅單夾板諸兵船均不能得力

談浙卷四

六

欽差向榮蘇撫吉爾杭阿有雇輪船入江擊賊之議浙撫何桂清飭候補道何紹祺催辦天平

架輪船名

入江其船乃滬上捕盜之船有文員姚

曦武弁張雲翔駐其中非全恃洋人也何上方略甚詳卒格不行同治元年英國提督何伯挾官軍棄嘉定城以走已而內慙大言秋間召印度兵助我語達於駐京之公使

旨詢及之恪靖伯復奏云英國兵餉最重亦頗以調度之煩爲苦調兵必俟其國主之命非公

使所能專且印度距中國五六萬里亦非一時所能驟集蓋已深燭其夸詐也已而甯波旣復兵事稍利華爾雖陣亡而慈谿卒復九月法國公使乃言於總理衙門欲以勒伯勒東統辦甯波籌防事宜恭邸不允始願權受中國職任聽浙撫暨甯紹台道節制恭邸終慮其驕蹇也請由浙江巡撫酌給劄憑以一事權又嚴諭甯紹台道史致諤賞功罰罪報戰給餉當秉公核實毋致爲外國人所輕視俟兵力稍足仍行撤回其防維羈縻如是之嚴且密者抑以始用華爾權自外操繼用勒伯勒東事由內請恐其恃內以箝外而兵不聽命轉增驕蹇也恪靖伯以爲由衢州至甯中隔賊氛不如上海之近則由蘇撫給劄亦足以資控制惟洋將受中國職任本是權宜易時更易撤畱仍宜由浙主政於是由浙給劄以正其名又復奏云五口旣開之後沿海士民嗜利忘義習尙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來至今未覩戰勝之利於是妄自菲薄爭附洋

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語悉洋情粹致富貴趨利如鷺舉國若狂自洋將教練華兵之後桀驁者多投入其中挾洋人之勢橫行鄉里官司莫敢詰治近聞甯波標兵多棄伍籍而投洋將充勇丁以圖厚餉致常勝一軍增至四千五百若不稍加裁禁則客日強而主日弱費中國至艱之餉而貽海疆積弱之憂恐終非計奉

旨云洋人教兵領隊流弊甚多是以前有准減不准增之諭所陳各情與朝廷之意吻合其得嘉獎如此



六年鑑



